

資治通鑑

冊
星

書影題詞

一
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陸魯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十四

起強圉協洽盡上章閼茂凡四年

太宗明皇帝中

泰始三年春正月張永等弃城夜遁

考異曰宋本紀去年冬永攸之大敗遂

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宋略今年正月永攸之師次彭城虜掩其輜重敗王穆之於武原薛安都開彭城以納虜永等引退虜追之王師敗績畢捺亦舉兗州歸虜遂失淮北之地魏帝紀去年九月常珍奇薛安都內屬張永沈攸之擊安都詔尉元救彭城西河公石救懸瓠十一月畢衆敬內屬十二月己未攸之於呂梁東閏月沈文秀崔道繼退走今年正月癸巳尉元破永攸之於呂梁東閏月沈文秀崔道固舉州內屬按青冀今歲始叛宋去年豈得已失淮北安都為永攸之所逼故降魏豈得今年永攸之始次彭城安都始納魏兵乎蓋去

年穆之等已敗退今春永大敗耳今從後魏帝紀

會天大雪泗水冰合永等弃船

步走士卒凍死者大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

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

水經注泗水自彭城東南

過呂縣南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尉紆勿翻

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

枕職

任委弃軍資器械不可勝計

勝音升

永足指亦墮與沈

攸之僅以身免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為魏所

虜上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永降

號左將軍攸之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淮陰

漢志桂陽

郡有滇陽縣沈約志宋泰始三年改滇為貞屬廣興公相

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

西之地

淮北四州青冀徐兗豫州淮西汝南新蔡譙梁陳南頓潁川汝南汝陰諸郡也

考異曰後魏帝紀閏月沈文秀崔

道固舉州內屬宋索虜傳曰永攸之敗退虜攻青冀二州執文秀道固又下書曰淮北三州民自天安二年正月三十日壬寅昧爽已前

罪一切原免按青州破在五年淮北三州蓋謂徐司豫壬寅二十日壬子三十日也

裴子野論曰昔齊

桓矜於葵丘而九國叛

公羊傳曰貫澤之會齊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

上之會桓公震而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年一失豪釐其差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

里被皮義翻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莫

不感恩服德致命效死故西摧北蕩寓內塞開既而

六軍獻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賈其餘威賈音古師出無

名長淮以北倏忽為戎惜乎若以嚮之虛懷不驕不

伐則三叛奚為而起哉三叛薛安都畢衆敬常珍奇也高祖蟣虱生介

胄蟣居稀翻蠱子也蝨色櫛翻經啓疆場場音亦後之子孫曰蹙百里大雅

召旻之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播穫堂構豈云易哉書大誥曰若考

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蓄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易以歧翻魏尉元以彭城兵荒

之後公私困竭請發冀相濟兗四州粟相息亮翻濟子禮翻取張

永所奔船九百艘公清運載以賑新民新民謂新取徐州之民謂公清

水而運載也艘蘇遭翻賑津忍翻魏朝從之朝直遙翻魏東平王道符反於

長安殺副將駙馬都尉萬古真等副將副鎮將也丙午

司空和其奴等將殿中兵討之丁未道符司馬段太

陽攻道符斬之以安西將軍陸真為長安鎮將以撫

之道符翰之子也秦王翰死於正平宗愛之禍閏月魏以頓丘王

李峻為太宰 沈文秀崔道固為土人所攻土人謂青冀二州之人

遣使乞降於魏使疏吏翻降戶江翻下同且請兵自救 二月魏

西河公石自懸瓠引兵攻汝陰太守張超不克此汝陰郡

蓋猶治汝陰也當在隋蔡州新蔡縣界守式又翻考異曰宋帝紀云索虜寇汝陰太守張景遠擊破之景遠即超也宋略七月張景遠

先卒汝陰城又陷亦誤也今從後魏書退屯陳項陳項本一邑時陳郡治項曰曰陳項議還長社

待秋擊之鄭羲曰張超蟻聚窮命糧食已盡不降當

走可翹足而待也今弃之遠去超修城浚隍積薪儲

穀更來恐難圖矣石不從遂還長社為石再攻汝陰不克張本初

尋陽既平帝遣沈文秀弟文炳以詔書諭文秀又遣

輔國將軍劉懷珍將馬步三千人與文炳偕行未至

值張永等敗退懷珍還鎮山陽文秀攻青州刺史明

僧暲僧暲起兵見上卷帝使懷珍帥龍驤將軍王廣之

將五百騎步卒二千人浮海救之帥讀曰率驤思將翻至

東海僧暲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朐城衆心兇懼欲

且保郁洲兇許拱翻兇恐懼聲朐城漢東海之朐縣城也水經注

音勅懷珍曰文秀欲以青州歸索虜索昔各翻計齊之士民

安肯甘心左衽邪今揚兵直前宣布威德諸城可飛

書而下奈何守此不進自爲沮撓乎沮在呂翻撓奴教翻屈也遂進

至黔陬黔陬縣前漢屬琅邪郡後漢屬東萊郡晉屬城陽郡宋屬

黔陬縣故城在密州諸城縣東北文秀所署高密平昌二郡太守弃城

走高密漢郡平昌郡魏文帝分城陽立宋志高密郡領黔陬淳于高

陬縣舊置平昌郡懷珍送致文炳達朝廷意文秀猶不降降戶江翻

同百姓聞懷珍至皆喜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

將數千人戍不其城不其縣前漢屬琅邪郡後漢屬東萊郡晉分屬長廣郡唐萊州膠水縣即長廣郡地

章懷太子賢曰不其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南其音基懷珍軍於洋水水經巨洋水出朱

縣西北過臨胸縣東又北過劇縣西又東北衆謂且宜堅壁伺

隙懷珍曰今衆少糧竭少詩懸軍深入正當以精兵

速進掩其不備耳乃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

之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使疏帝復以為青

州刺史崔道固亦請降復以為冀州刺史懷珍引還

懷珍既還兵勢不接故青冀二州尋為魏有復扶又翻魏濟陰王小新成卒濟子禮翻

沈攸之自彭城還也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

校戶積射將軍沈韶守宿豫睢陵淮陽皆留兵戍之

玄載玄謨之從弟也王玄謨以功名著於太祖世祖二朝從才用翻時東平太守

申纂守無鹽幽州刺史劉休賓守梁鄒梁鄒縣漢屬濟南郡并州

刺史清河房崇吉守升城魏收志東太原郡太原縣治升城其地在唐濟州長清縣界輔

國將軍清河張讜守團城水經注琅邪郡東莞縣春秋之鄆邑今有鄆亭在團城東北四十里

及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沈約志蘭陵太守治昌慮漢舊縣也肥

城糜溝垣苗等戍皆不附於魏肥城縣前漢屬泰山郡後漢屬濟北郡晉罷宋復置

濟北郡於肥城魏收志糜溝垣苗二城亦在東太原郡太原縣界又據水經注濟水自平陰城西東北流逕垣苗城西宋武帝西征長安

令垣苗鎮此故俗以為稱濟水又東北過盧縣北賢曰肥城縣故城在今濟州平陰縣東南則此三戍皆在漢太山郡盧縣及肥城縣界

至後漢和帝永安二年始分太山為濟北郡休賓乘民之兄子也劉乘民見卷上年魏遣

平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長知兩翻征南大將軍

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為之繼援白曜燕太祖之玄孫

也燕王凱廟號太祖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為攻具未

備不宜遽進左司馬范陽酈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

敵境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

不為備師速而疾者略也略謂略地也無暇於攻城圍邑白曜以形形申纂故料其不為備也今若出其

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也乃引兵偽退

申纂不復設備白曜夜中部分復扶又翻三月甲寅日

攻城食時克之纂走追擒殺之戰死蓋贈官之月今從魏

紀帝白曜欲盡以無鹽人為軍賞酈範曰齊形勝之地

宜遠為經略今王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

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易以白

曜曰善皆免之白曜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

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挫軍威彼見無

鹽之破死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

亦當逃散此即李左車教韓信以破趙之勢白曜從之肥城

果潰獲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

足定也遂取垣苗糜溝二戍一旬中連拔四城威震

齊土史言慕容白曜能用酈範之計以取勝 丙子以尚書左僕射蔡興宗

為郢州刺史

房崇吉守升城勝兵者不過七百人

勝音升任也勝兵者謂能操五兵而戰也

慕容白曜築長圍以攻之自二月至

于夏四月乃克之白曜忿其不降欲盡阬城中人參

軍事昌黎韓麒麟諫曰今勅敵在前而阬其民

京勅渠翻

自此以東諸城人自為守不可克也師老糧盡外寇

乘之此危道也白曜乃慰撫其民各使復業崇吉脫

身走崇吉母傅氏申纂妻賈氏與濟州刺史盧度世

有中表親然已疎遠

濟子禮翻

及為魏所虜度世奉事甚

恭贍給優厚

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其虛度世之謂乎

度世閨門之內

和而有禮雖世有屯夷

屯陟倫翻多難也夷平易也

家有貧富百口

怡怡豐儉同之

史言盧度世有行

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

使迎降於魏請兵援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酈範曰文

秀室家墳墓皆在江南

沈文秀吳興武康人

擁兵數萬城固甲堅

疆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未逼其城無朝夕之急何

所畏忌而遽求援軍且觀其使者視下而色愧語煩

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春秋之時諸侯交兵謀人之軍師者多能

以此規敵鄺範亦祖其故智耳誘音酉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般陽縣漢屬濟南郡應劭曰在

般水之陽師古曰般音盤劉照曰唐淄州淄川縣漢盤陽縣也下梁鄒平樂陵晉武帝分平原立樂陵郡宋文

帝置樂陵郡於故千乘地皆在隋唐青州界然後案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

曜曰崔道固等兵力單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

抵東陽彼自知必亡故望風求服夫又何疑範曰歷

城兵多糧足非朝夕可拔文秀坐據東陽為諸城根

本今多遣兵則無以攻歷城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

陽少詩沼翻若進為文秀所拒退為諸城所邀腹背受敵

必無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彀中彀古候翻張子厚曰彀指拇也彀弓既持滿以

指拇為度而發矢以志於中墮彀中者言敵彀白曜乃止文秀

果不降魏尉元上表稱彭城賊之要藩不有重兵積

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既廣雖劉彧師徒悉起不敢

窺淮北之地或於六翻又言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

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東安縣前漢屬城陽國後

漢屬琅邪郡晉屬東莞郡惠帝元康七年分東莞置東安郡唐沂水縣即東安郡地趨七喻翻此數者皆為

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

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雖拔百

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僥堅堯翻臣愚以為宜釋青冀之

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斷丁管翻絕愚民南

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由冬路雖通無高城可

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兵貴神速久則生變

若天雨既降彼或因水通運糧益眾規為進取恐近

淮之民翻然改圖青冀二州猝未可拔也考異曰尉元傳先上表

論取四城利害後乃云沈攸之欲援下邳遣孔道恭擊破之按元以
泰始二年九月受詔救薛安都此表云受命出疆再離寒暑又云今
雖向熱猶可行師則似上表時在四年春末夏初也又按沈攸之以
三年八月出師尋即敗退則上表當在攸之敗後今此表但言陳顯
達循宿豫不言攸之救下邳又慕容白曜以四年二月十七日拔歷
城而此表欲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則此表不在其年春末夏
初決矣蓋再當作載是語助之
辭非謂兩經寒暑也故置於此 五月壬戌以太子詹事袁

粲為尚書右僕射 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邳
沈攸之自

淮陰王下邳 魏人遣清泗間人詐攸之云薛安都欲降
降戶江翻

求軍迎接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許既而

來者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乃集來者告之曰君諸

人既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即假君

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為空勞往還自是

一去不返
以攸之知其情也 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

助戍下邳而還
將即亮翻下同還從宜翻又如字 薛安都子令伯亡命

梁雍之間
雍於用翻 聚黨數千人攻陷郡縣秋七月雍州

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等擊斬之

上復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為清泗方

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為不可使者七返上怒強遣之

復扶又翻強其兩翻 考異曰宋沈攸之傳宋略皆云帝怒攸之云

卿若不行便可使吳喜獨去按喜傳乃無與攸之討彭城事後魏書

作吳喜公不知即吳喜為別一人也 按南史亦有謂吳喜為吳喜公者 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

兗州刺史將兵北出使行徐州事蕭道成將千人鎮

淮陰去年僑立徐州於鍾離今使蕭道成屯淮陰為沈攸之後鎮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

盛為後蕭道成取宋張本魏之入彭城也事見上年垣崇祖將部曲奔

胸山據之魏收曰胸縣漢屬東海晉曰臨胸屬琅邪郡有胸山臨海瀕今按晉志臨胸屬東莞郡後魏復曰胸屬琅邪郡

胸音遣使來降蕭道成以為胸山戍主胸山瀕海孤

絕人情未安崇祖浮舟水側欲有急則逃入海魏東

徐州刺史成固公戍園城魏收地形志魏置南青州於園城園城當在唐沂州沂水縣界園三戶

困翻崇祖部將有罪亡降魏成固公遣步騎二萬襲胸

山將即亮翻降戶江去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客城中

人驚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

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易以鼓翻今得百餘人還

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亟去此一

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得破虜呼火故翻艾塘當在唐海州懷

人果喜爭上岸上時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島

人持兩炬火登山鼓譟魏參騎以為軍備甚

盛乃退參騎候上以崇祖為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

垣榮祖亦自彭城奔朐山以奉使不效奉使說薛安都見上卷上年

畏罪不敢出往依蕭道成于淮陰榮祖少學騎射或

謂之曰武事可畏謂矢刃交乎前生死在何不學書榮祖

曰昔曹公父子上馬橫槊下馬談詠謂魏王操及文帝兄弟也上時掌翻槊色

翻此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伎渠綺翻能也

也藝也何異犬羊乎此犬羊直謂其無防身之術耳劉善明從弟僧副將部

曲二千人避魏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從才用翻魏

於天宮寺作大像高四十三尺高居傲翻用銅十萬斤黃

金六百斤魏尉元遣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

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塚墮膝行者悉

還攸之以沮其氣喪息浪翻瘞涉玉翻寒瘡也沮在呂翻上尋悔遣攸之等

復召使還復扶又翻攸之至焦墟去下邳五十餘里陳顯

達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清水合於泗水故泗水亦得清水之名水經注泗水過下邳縣西又

東南得睢水口泗水又東南入于淮水故謂之睢清口睢音雖伯恭擊破之攸之引兵退伯

恭追擊之攸之大敗龍驤將軍姜彥之等戰沒攸之

創重驤思將翻創初良翻入保顯達營丁酉夜衆潰攸之輕騎南

走委奔軍資器械以萬計還屯淮陰尉元以書諭徐